

和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五

吹萬樓文集卷十三

金山高 燮吹萬

何孝女傳

何孝女名愛文字景秋其祖母余伯氏姊生二子次汝模已前歿汝模妻馮以殉夫死余曾爲作傳所稱何烈婦者也長汝楷卽孝女父汝楷前娶孫氏生孝女繼娶張氏生男女各一人而體弱不能任撫育汝楷又多病夫婦相憐奄奄終歲舉家事之鉅細繁瑣壹委孝女孝女因求治家之法於祖母稟白維謹雖勞苦不辭故一家之中內而顧復弟妹燥溼親嘗外而酬應高卑經紀出納其祖母暨父母倚之左右手不

帝也入學二年便能作短簡書札更以餘暇習刺繡精好出
儕輩上而性顧沈默未嘗幾微自矜以表異於衆去年三月
汝楷病漸劇余往視之則知孝女侍疾憂危食銳減衣不解
帶者三四旬矣未幾而汝楷歿余弔其喪且以慰我姊至則
姊方號哭出孝女侍於側柴立嗒喪神色非人我姊乃指而
言曰我老人命蹇年六十餘而吾二子俱先我而死回憶曩
者次子之變吾一病幾殆綿歷數載始克告痊今時遠痛衰
而吾長子又死且吾焉知吾子死而吾孫女亦將不保也吾
之心碎矣言至此卽哽咽不能成聲余亦無以爲慰則相與
泣下姊復忍淚言曰當吾子之病危也吾孫女勺飲不入呼

天無靈則背人刲臂肉以進卒不效血淋漓溼袖間猶痛哭
不輟困頓之餘繼以哀愴疾遂交作而謂此熒熒羸弱之軀
尙復能久支也耶旣而數月果聞孝女病日亟又數月竟死
矣傷哉時民國二年癸丑十月某日也年十九死之日宗黨
親戚莫不交口歔歔歎爲賢孝無異聲云

高燮曰昔何烈婦之死也距夫歿爲七閱月今孝女之死距
父歿亦七閱月一家之中前後十四年而婦死其夫女死其
父得二人焉且死之期亦同可不謂之奇乎何氏固大族食
指無慮數百而正氣所鍾恆在女子亦足榮矣然人徒見孝
女之刲臂救父爲可敬而豈知平日之兢兢服勞無動辭色

久而不倦尤難能不可及哉

湯恭人家傳

恭人湯氏諱乃勲華亭人年二十一適同邑張君伯賢逮事舅者二十年事繼姑者二十有七年以賢孝稱舅姑有子三仲早世季年幼析產則讓其肥饒而取其窳敗謂伯賢以君之才能自食其力若仲季者皆可念也性耐勞苦終日勤動無所倦平居不一妄費雖敗敝寸絲未嘗輕棄而遇人困乏周恤惟恐或後逢賓祭則豐腆有加焉伯賢早歲登鄉舉旋游幕浙中官外務部復久居京師自入民國以大吏之推薦更需次河南不常厥居未遑里處其仰事俯育酬高應卑摺拄門戶張氏及湯氏兩家婚嫁喪葬諸大事一皆有賴於恭

人而伯賢得於其間遊覽山川嘯歌自樂以增進其文章而絕不知有內顧憂者恭人力也以共和十年年五十七卒

高燮曰余於華亭獲交文學之士二人曰馬君超羣張君孔璘孔璘伯賢名也二人者皆遠遊而其家皆居松江之包家橋又先後皆喪其妻其妻復有賢德而先後皆來督文於余伯賢之言曰吾妻固無驚世之行而吾所爲事略實未敢有一字之欺則余之述此更安敢有所益乎然而賢已

方氏姊傳略

仲姊長余六歲於兄則少四歲於姚氏姊則少一歲始仲姊之生當我母連舉二女故先君子與嫡母及我母皆不重視之然仲姊漸長性純孝能聽於無聲靜穆寡言容止端謹復能自刻苦我嫡母素嚴飭於子女不少寬假而仲姊之誠懇篤摯亦不覺其愛之深焉先君子之卒也仲姊痛哭連日嘔血達數斗幾不勝喪年二十六適平湖方紹渠爲繼室時去先君子棄養纔年餘拜別先靈涕泣上道其情哀慕舉家爲之惻然旣適方未逾月忽中奇疾抑鬱甚陰覓死左右覺而守之來告遂迎以歸歸則爲百方求治久之病良已明年冬

舉一子名星煥生甫匝月而姊遽病母往視之漸瘳時值余娶婦母歸未幾又往則姊病未愈余就而問焉信宿將返意不忍執姊手而泣姊曰弟毋然歸哉恐弟婦望矣蓋以余方新婚也歲將暮方氏以急足至知姊病遂不起余大駭亟與兄及姚氏姊往至則見吾母神色慘變痛方失聲乃不暇哭姊而又匆遽無以慰母我兄弟數人者皆相對不知所云旣送姊入殮卽奉母歸時戊戌除夕也歸而母心恆不樂疽發腎俞數月而潰瀕於危矣卒獲更生然在牀不能行歷三年始愈而姊所生子星煥已四歲姊夫續娶室媚也我母念仲姊祇此子長於方必無教因挾以來自任撫育稍長則令入

學至星煥年十三而我母見背其後更就學吳門海上皆能
勤奮自飭既畢中學業年二十一歸而娶婦又二年忽罹療
疾生一女旋殤而星煥於翌年辛酉四月亦歿我仲姊竟無
後摧折之慘猶幸我母之不及見傷哉

高燮曰久矣夫方氏之無人也入其室鬼氣沈沈然非日暮
不聞聲息蓋衰颯之象已見矣夫以仲姊之賢星煥之好學
然皆不永其年以卒豈所謂人異其族是爲不祥者耶今我
長姊又亡矣姚甥痛念母氏述其行頗詳余亦爲文而哭因
憶我仲姊之逝至今二十三年方氏甥又不幸早世將誰念
之而誰述之哉余是以追溯一二傳之如此益感愴不能已

云

姚昭明傳

姚甥石子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殤其子昭明先是四日其幼女通明猝以疾殤而昭明及其次女文明亦驟病又二日文明復殤昭明病加甚舉家惶迫不知所爲求治者踵接於道醫巫之屬盈門塞戶時天寒冰阻余方臥疾不能走視越一日乃力疾往則見吾姊及吾甥夫婦皆慘怛無人色昭明病已不救不逾時亦殤嗚呼酷哉石子娶於王曾舉數男皆不育惟昭明生而方頤廣額體碩而聲宏及漸長益端好有禮當吾姊甯家時挈其孫來雜羣兒中魁梧奇偉翹然出儕輩上余輒爲歎異我家去姚氏四五里余月一二至昭明

自家塾出不待其父母之教應對肅穆一如成人我姊每顧而樂之余亦亟贊謂此子他日必將大有造也閱三國志自比於關壯繆塾師爲講史事至古人忠義軒昂之處未嘗不感慨奮發如躬蹈之自國家迫於外侮而愛國之聲騰播於莘莘學子之口風氣所被而昭明亦約里中幼年諸子號兒童救國團爲手定團章則先之以不賭博不吸煙次之爲不用外貨扼要數條切中時弊而絕無虛呬浮僞之意雜於其間此爲當今識時之俊所不能行不能言者不謂此子能見及此豈真天賦之稟果有異於常兒者耶宜石子之痛之深而欲索余一言以不死其子者也抑吾聞其師課昭明讀論

語至朝聞道夕死可矣及孟子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數語則大感動出口講指畫呶呶不倦病旣亟仍背誦而講明之至不能言始已嗟乎吾聞是說吾爲淚潄潄下矣昭明殤於共和八年己未距生於清季宣統二年庚戌某月某日年十歲

高燮曰余於曩年殤幼子曰豐豐之殤纔七歲耳而余之子尙有四與石子之殤昭明其境不同然回憶豐之溫厚而可愛似未必不若昭明其能聽講故事而卽欲學古人也同其讀書專心壹志病而猶讀也亦同故余敘昭明不覺棖觸當時影事而心滋戚也然則以余之哀豐者而例以石子之哀

昭明其情可知矣雖然夫賢而天者此天之弄人耳惟人定
可以勝天是在石子之有以自克也夫

德明小傳

德明余從姪堅之子也堅性聰穎年未弱冠畢業於鄉之高
等小學既娶妻陳氏生子德明先是堅嘗染惡疾歷數年竟
卒陳氏痛不欲生時德明方三歲見其母哭則亦哭止則亦
止陳氏憐之遂強抑哀思守志撫孤至德明年九歲所命從
讀皆名師先後如葉漱潤朱退庵顧遜叟諸先生無不稱其
慧陳氏賢而知書謂是兒無父尤不可失教而多逸故日必
俟其由家塾出更涕泣而自課之其得在外嬉游者晨夕之
間無幾時也余每閱數日當夕陽將落時往往自山莊步行
至老宅視羣兒共戲場圃德明遠見余至必含笑迎而上朗

聲垂手呼叔祖余喜摩其頂心念其母訓之良又是兒之能
率教也去年冬其母甯家於陳攜是兒俱往其舅氏某妄人
也居常好蓄凶器以爲玩弄幾致殺人者屢矣會其時松滬
間亂事麤定敗卒多棄其鎗械每爲無賴子所拾某因以賤
值購得之則大喜摩挲終日不去手一日方攜鎗實彈以鳴
得意適德明在旁亦未之見正口講指劃間手忽觸鎗機機
發正中德明彈洞胸而入由背部腰際出大呼猝倒其母聞
聲急趨視則德明已臥血泊中氣已絕矣乃抱尸大哭卽日
載之歸時甲子十月十二日也而某於斯時頗機警遂以德
明好弄致誤撥鎗械以自喪其命來告嗟乎人苟非眞欲自